

# 东莞当代文学艺术精品选

(2010—2011)

文/学/卷 **下册**

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主编 潘新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文

东莞当代文学艺术精品选

(2010—2011)

文/学/卷 下册

# 学

主编 潘新潮

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还乡

闫永群

老家要建一个群众文艺茶社，听说是县里开会定的试点。听说为了争取到第一批文明试点村，村长刘三炮在乡长家哭了一次醉了一次；听说乡亲们还在村里唱了三天的大戏；听说新开的茶社都已经在村东头的土地庙边上破土动工了；还听说刘三炮在村民大会上指名点姓地要老全成、黑三、假妞和我在七天内务必返回老家成立茶社。当村民刘二坏把一千元崭新的老人头扔到我们面前，对我们说这是村长要我们返乡的路费时，我们用力地掐掐我们的大腿，疼。是真的。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也开始关注我们内地的农村了，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老家，那个坐落在伏牛山脚下的叫大刘庄的小山村也可以像一只雄鸡一样扑棱着翅膀飞到伏牛山顶引吭高歌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不必为了一日三餐而狼狈不堪地生活在南方这个叫做鸡啼岗的小村子里了。这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啊，这怎么能不让人想到地上跑的鸡和水里游的鱼呢，还有那或是高粱或是包谷发酵过的水水。

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鸡啼岗这个偏僻而富裕的小村子里，梅雨期因为我们这些个身份低下的打工仔的介入提前到来了，它每天都像工厂老板的脸一样既阴沉又潮湿，让人既惊又怕，时常忍不住会有尿意。



天还不想黑呢，刺眼的路灯就把太阳推进了负一楼，张张扬扬地在杆子上滋润起来。我们买来了一只鸡骨架和几条小鱼，打了二斤高粱酒，围坐在小屋的前檐下，一边啃着鸡肋，一边“哥俩好啊”地摆起阔、吹起牛来。

我们四人中数老全成岁数最大，五十多岁，脸上沟壑纵横，这就让他的胡须看起来像极了冬日渠边的荒草，终年穿一件分不清颜色的大布衫，怎么看都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因为老家太穷，像他那个年代的男人打光棍的实在是太多了。也因为没有人，更加地不注意穿戴，越发地显得落魄，他又一直以捡破烂为生，因此很少有人对他有过尊称，按辈分我们几个该叫他五叔，可是很少有人这么叫他，都是直呼其名：老全成，唱一个；老头拉一段听听。我一直是叫他五叔的，我叫他五叔不是因为我多么高尚，而是我打小就不习惯直呼别人的名字。为这个毛病我招来了同村人的不少讥讽，他们众口一词地叫我假圣人。当我听到我们村上要办文艺茶社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以后村上没有人会再那么叫我了。五叔的弦子拉得好，他要是拉伤心的小调，你就会想起死去的亲人，就感觉以前那亲人去世时哭得不够，还想再哭上几声补补；他要是拉老鼠的吱叫声，你就会忍不住抬起头看看房顶的屋梁，会不会掉下木屑来。我想这也是刘三炮重视五叔的主要原因吧。

黑三的大名叫刘三黑，二十三岁。人如其名，黑得健壮、瓷实，一笑就很夸张地露出一排大白牙。他在工厂当保安时，一个本地人当面羞他说，刘三黑，黑人牙膏怎么没有去找你拍广告啊。他一挥手表掉那人一颗门牙，也因此丢了工作。黑三的架子鼓打得好，他的鼓声能让你的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这肯定也是群众文艺茶社不能少的角儿。

我们四个人中假妞最小，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假妞的全名叫刘二梦，据说他妈生他前做了两个梦，都梦见自己生了一个俊闺女，出来却是个带把的。二梦的上面有了两个哥哥，



他妈想要个女儿想得起了魔怔，打小就把他当女孩子养。倒也奇怪，二梦自小就细皮嫩肉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尽显女孩风采。这倒也罢了，更奇的是二梦生就一副女孩子的嗓音，唱起我们河南戏来学谁像谁。

眼看着二斤高粱酒下去了七七八八，我们每个人的脸上该红的就白里透红；该黑的就黑得发青。五叔说娃子们，说说咱们回去后你们都有啥打算。黑三左手撑桌右手把胸拍得啪啪响，说他回去后一定要把大刘庄茶社打造成我们豫西南的文化品牌，然后再娶一个胸大屁股凸的女人。他娘说过，那样的女人会生儿子，他想一窝整出俩，省得计划生育的人找麻烦。我们一下子都笑得前仰后合，假妞先是捂着嘴，跷着兰花指笑，后来还是忍不住，就歪在五叔的怀里。五叔笑得咳嗽起来，老脸像面成熟的老向日葵。我笑得直想尿裤子，硬是忍住。五叔说假妞你呢。假妞说我只想利用这机会好好学学戏，争取能上《梨园春》露一小脸。我们都鼓鼓掌。五叔说群娃子呢。问我呢，我低下头想了想，自己回去后能做些什么呢？刘三炮看上我还不是因为我能写写画画，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长。我的明天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不想在他乡的流水线上虚度光阴，我想过一种健康而又阳光的生活。我想从这人生的海底浮出水面，我想透透气。我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考大学。说完这话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谁都知道我娘死得早，爹光来赌，本来是个大学胚子的我现在不得不在一家小工厂做一个小收发的差事，还要一天到晚看老板的驴脸。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就被他一脚踢出大门，要不是有五叔租的这间小屋，我真的就要流落街头了。

该五叔说了，他抿着嘴，抬眼看着高远的夜空，说：我也没啥想头，就是在我入土前能看到咱大刘庄富起来，能让我那把弦子陪我一起上路。还有，我死前能听见村里那些小辈叫我一声五叔、五爷……我看见五叔的眼睛亮晶晶的。



大家都沉默下来，心里怪难受的。黑三说，不说球了，假妞还要上夜班呢。五叔说：“假妞你上夜班时给你们领班的说说，看能不能把你工资结清，少损一个是一个，就省下咱俩了，我这两天也把这屋里的破烂卖了，早点回去，省得三炮炸查。”假妞答应着走了，大伙也就沉沉地睡去，一夜无话。

夜里下雨了。

我在梦中看见娘离老远就站在村东头的茶社接我。她一把抱住我一句话也不说，直是哭。我也抱着娘的身子直哭。哭着哭着就醒了，摸摸脸上真的湿湿的一片，再一看怀里，抱的是三黑的臭脚。我把三黑的臭脚挪过去，刚一转身，一滴雨水啪一下又打在脸上。就在这时，我听见外面疯了似的打门声和一个男人的大叫声，开门啊，假妞出事了在医院呢。是刘二坏。我们打开门让他进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假妞昨天晚上夜班时和他主管说了要回老家的事，他主管说回可以，工资没得发，说是你自己要走的，又不是厂里赶你，这是规矩。假妞说：“那你不给我工钱，我现在也不给你干了。”假妞是开啤机的，计件工。他要是一晚不干，后面很多工序都赶不上。主管说那不行，你要是现在不干，你行李就别想要。假妞就觉得屈，一边干一边哭一边还在心里问候主管的老妈，谁知道主管的老妈没问候成，自己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却被啤机问候掉了。掉了就去医院治啊，那主管闻到假妞身上的酒味，说是他酒喝多了，自找的，让人把他的行李和他的身子一起送到医院就不见了人影。刘二坏说没钱医院是不给治的，押金要一千。过罢年刚开工，老乡们都没有钱，不然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刘二坏叹口气说，只可惜假妞那兰花指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路费。就听见五叔说：“群娃子，把咱那路费先拿出来垫上，完事后我把这屋里的破烂卖了，再不值也能堵上这窟窿。”我点头答应着，把钱交给了五叔。一行人就去了镇医院，看见假妞一个人蜷缩在医院长廊的木椅上，本来就白的小脸上更加没了血色。我们把钱交上，就消毒和打吊瓶。医生说要是想接指头的话现在还不晚，不过要转到市医院，手术费最少要五千。我们一下子都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五叔开了口，说假妞你看呢，要不给刘三炮发个电报叫他再打过来几千，回去后再想法子还。刘二坏说，想都不要想，给你们这一千还是村里卖树的钱，乡里拨款还没到位，刘三炮现在也是急得想吃人。假妞就哭了，咬着牙，用脚后跟不停地踢着地面，先是小声，接着就像狼嚎，听得人心酸。五叔把他搂在怀里，陪着哭，老泪横流。我也哭了，哭假妞的命不好，以后上了《梨园春》，那本该让人销魂的兰花指变成了人人厌的三指手，多让人难为情；我还哭那些陪我睡了一个晚上的一千元，它们还没有完成它们的伟大使命便死于非命。我这哭是有私心的，所以只能小声哭。黑三没哭，黑三蹲到假妞面前说，假妞，不就是没了俩指头吗？咱那戏还照样唱，不就是以后没了兰花指吗？回家后哥给你做两个假指头按上去，叫它往哪个方向跷它就准往哪个方向跷，保证比你那真的还管用。假妞就不哭了，说：“那我这两指头咋办呢？”五叔说：“给我，回老家后找个地处理了。”就用纸包了放进口袋。

天黑时假妞出院了，我们把他接到五叔的出租屋里，铺上行李，让他睡下。完毕，五叔说：“群娃，你明天在家看着假妞，我和你黑三哥去把废品卖了，咱就上路。”说完就和黑三一起出去借车子去了。晚饭时，五叔和黑三拉着一辆架子车回来了。车子是安徽一个收破烂的老头的，宝贝似的，本来不愿借，五叔就给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许诺只用一个上



午，还叫黑三去小卖部买了一包大中华送给他，这才借到手。丢下饭碗，五叔和黑三就把那些和我们同住一室的破烂搬到外面的架子车上。我一边照料着假妞一边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心里边真是五味杂陈，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思绪一下子飘到高空，看到蔚蓝的蓝天、大海；一下子又堕落地狱，看见了苦难和悲伤。那些人类字典中有的：高尚的、伟大的、渺小的、自私的、贪婪的、无情的字眼，像小孩子口中吹出的七彩泡泡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

破烂搬完了，出租屋内一下子显得宽敞了许多。刚才那些还躺在地上的东西现在都直起了身子，挤坐在门口的架子车上，好像商谈好了要去赶一个大集。这就又让我激动了一小把，同时也让我感觉到它们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

半夜里下起雨来。我感觉到一滴水珠在屋顶上攒了很久的力气，好像对我有很大仇恨似的，啪的一声就砸在我的脚面上。五叔和黑三因为劳累，睡得很死。我竟然忘了叫醒他们，也忘了去看看架子车上的宝贝，是不是被雨淋了。多年后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文字时，心中还是一阵阵的内疚。

天刚亮，五叔就和黑三拉着架子车出发了。离鸡啼岗八里开外的镇上，有一家本地人开的废品收购站。走前五叔交待我说：群娃你看好假妞，别叫他的手感染了。再把咱们那家当收拾收拾，我和你三哥卖完后看看有没有今晚回老家的车，有了，咱就起身，时间不等人啊。我答应着，看着他们一点点地小在雨中，那负重的架子车像漂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心中就又感慨了许多。

假妞蹲在床上看着他的断指兀自伤神。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你不要管我，你收拾东西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就是一人一床棉被，分装在几个又脏又旧的鱼皮袋。装完，我看着天色尚早，就摸过五叔的弦子，搂在怀里拉。我是刚学，拉得不好，弦声在外面听起来像是这屋子里圈了许多抢



食的乌鸦。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在村前的大槐树下，五叔总是会边拉边唱，周围聚了那么多的乡亲。男人们抽着自制的旱烟，吧嗒着嘴巴，半躺在村头的土坡上；女人们或是敞着胸喂着怀里的娃娃，或是纳着鞋底。弦声悠扬，如丝如缕，缭绕在人们的心田如幕褐缭绕在村头。五叔的祖上是讨饭的，他爷爷当年落户到我们大刘庄时就是拿的这把弦子。我仔细地观看着这把紫檀木的弦子，弦子的整体已被岁月打磨得珠润圆滑，深紫色的木纹中隐约着高贵的深红，就像一个历经风霜的贵妇，简朴中透着华丽和大气。

正想着呢，我听见假妞哎呀了一声，原来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伤口，正齜着牙倒吸着凉气。我想差开他的思想，说，假妞咱唱一曲，中不？假妞说中，就站起身唱：恼恨主管你心不正，你伤天害理绝人情。二梦我虽穷人品正，哪像你夹着尾巴发犬声……

中午过了，天又很快就黑了。五叔和黑三还没有回来。安徽老头来催几次了。催得不耐烦了，唾沫星子就直往我脸上飞。我是干着急也帮不上忙，只有赔笑脸的份儿。刚送走安徽老头，就听见有声音从远处传来，是人的说话声和车轮滚过地面的声音，我以为是五叔和黑三回来了，就起身去接。待人走近，见是几个四川的民工，正扛着或推着几辆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往里走。我忙闪进屋子。听五叔说这几个四川仔是做那个的。这我也知道，也碰到过几次。五叔因此私下对我们说，饿死莫做贼，打死不叫爷。

天黑透了，地面上的水坑绸缎般的一闪一闪。雨也早停了，路灯像润湿了似的暧昧地亮着。这么晚了，人还没有回，我的心中隐约着一种不祥，就对假妞说叫他看着屋子，我出去找找他们。正说着呢，远远就看见黑三气呼呼地走来，就他一个人，没有看到五叔。他走到我身边时，我看见他手中团着



一件破烂的衣服，那是他的上衣。黑三也没理我，一头栽到床上，双手拍打着床板，狼一样地哭了起来。没多久五叔也回来了，像丢了魂魄。我看见他的身上湿透了，就给他找了件干净的衣服，他也不穿。我和假妞吓坏了，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五叔长长地出了口气，说出了原委。五叔和黑三把废品拉到收购站后，收购站的老板说废品的水分太大，要扣水杂，扣就扣吧，按理说这也是应该的。废品过完磅后钱也拿到了手，千不该万不该黑三说了一句你们也太黑了吧。那收购站的人一听这话上去就给了黑三一耳光，黑三那种性情哪里能吃得下这个亏。就打了起来，打了也就打了，那帮狗日的抬起我们借来的架子车就扔到了路边的河中。正是河水泛滥的季节，五叔和黑三跑下河去捞那车时，就看见那车在河中打了几个跟头，哀怨地看他们一眼便命归黄泉。五叔迟一步回来的原因是去给安徽那老头送钱去了，我们买废品的几百元钱给他抵了车子。

假妞身子一软就哭着跪下去向我们磕头，他哭着说：“都怨我都怨我啊。”五叔扶起他说，不怨你啊娃子，别哭了，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又说：“群娃子，我那弦子呢？”我忙递过去。五叔粗哑的嗓音和着弦声像河水一样把我们漂了起来：

唱的是啊，七星北斗共南存，日月穿梭它熬老人。人生在世路难行，条条大路咱走当中。条条大路咱当中走，是不怕县来也不怕州……

### 三

离刘三炮指定返乡的时间还有五天，路费却没有着落，我



们每个人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早上起床时，黑三发高烧了，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烫手得很。五叔从墙角的一个塑料袋中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摊在地上数数，有一百多。叫黑三和假妞一起去小诊所看看，俩人都没动。五叔又催了几次，看俩人还在床上躺着。他一把抓起身边的小木凳摔到地上，两眼发红，吼着：把病看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黑三和假妞相扶着出了小屋。我说五叔我和他们一起去吧。五叔有气无力地说：“你留下，我有话要说。”

我就留了下来。不过五叔啥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地用一条雪白的毛巾擦拭着他的弦子。紫檀木的弦柱上越发地显得乌黑发亮。五叔低着头不停地擦着，我看见他那布满青筋的双手微微的在颤抖。五叔说：“咱去靠门吧，你要不要跟上？你要是嫌丢人，我就一个人去。”

五叔站起身来，突然间很孱弱的样子，晃了两晃。我默默地拎着一副竹板跟了出去。

异乡的居民点都是清一色的红色小楼，呈直线的院墙连着家家户户。有一家的大门是虚掩的，我们在院门前站好。弦声凄婉地飘起来，歌声苍凉地响起来。我的心狂跳，脸绯红，低着头看着地面。很久了，那院门兀自四合，里面有人声像砖头一样扔出来，讨饭的，快走开，要不放狗咬你了。果真就听见有狗激烈地叫着，一挣一挣的，像是用绳子在拴着。

我们转过身，默默地向前走去。前面不远的一户人家门口，坐着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妇人。那妇人正在用一把梳子梳理她怀中的一条雪白的长毛小狗。我们来到她跟前，我看见五叔的脸上挤出谦卑的笑容，就拉就唱：

我只两年没有来，老板可是发了大财。东屋藏金西屋藏银，你们看看，这正中间还坐着一个贵妇人……





那妇人随手扔过来一张十元纸币，那纸币就落在我的脚边。我弯下腰去捡时，刚好刮过一阵风，就卷着那纸币飘到前面的一个水洼里。我赶紧跑过去捡起来，纸币已经湿了，我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这样走了几家，拐上一条大路，就看见路东的一家门前热热闹闹地围了很多。是一个做棺材的，那师傅正呼呼啦啦地忙着。我们走上前去，竹板一打，弦子一拉，五叔就唱起来：

你这师傅，人又好是手又巧。你们看看，你们瞅瞅，这棺材做多好，一头大是一头小，死人装里是跑不了……

那师傅是个厚道人，听人夸他，脸一下子就红了。他停下活计，掏出几张皱巴巴的一元钱，递给我说：“我也是出来打工的，几块钱，莫嫌少。”五叔点头哈腰地谢过。又听那师傅小声对五叔说：这家人家是个大老板，晚上过来给他们唱唱，说不定能赏个大红包。

就这样，我们在这异乡的土地上挨家挨户地唱着。我们把日头从东边唱到头顶，又从头顶把它唱到西边。我们没有回去，我们想着黑三和假妞他们能照料好自己。天说黑就黑了，做棺材的那家门前已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了。

我们拿出鞭炮，噼噼啪啪地点着。就听见身边有人大声喊着：管事的呐，上午说唱那老头来了。院内有人接声，说：叫他进来吧，等着他呢。

我们挤身进去。灯光下，满院白头巾。有人安排我们就角落坐下。就过来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很有礼貌地对我们说，他们一家人都信佛，死者是他老娘，八十多岁了，老太太生前就爱听一些民间的小曲小调。听说我们唱得好，想叫我们好好唱上一晚，也是他做儿子能尽的最后一点孝心。

说着话时人们都围了过来。有人端来茶水，说，老师傅你



可是遇到好人家的，好好唱，老板不会亏你们的。我看见五叔端起茶碗，润润嗓子，站起身，双手抱拳说道：小老儿不才，不幸困在贵地，归乡心切，所幸跟祖上学过两手，无奈走此下策，唱得不好，还请各位老板多多包涵。说完示意我打起竹板，他把弦子一搭，就唱了起来：

咱们吸着烟，咱们喝着茶。我这肚里的故事就往上爬。说的远了，你们不信；说的近了，你们光问。我也不说远，我也不说近。我说说这府上的老太君。这老太君可是有福人，儿子、孙子一大群；这老太君是个寿星佬，王母娘请她去吃红枣……

远处的夜黑沉沉的，近处的灯光便显得分外明亮。一双双眼睛都盯在五叔的身上，唢呐不吹了，笛子不响了，没有了哭声和喧闹。夜色浓厚，如墨水般难以化开。我看见五叔像入定的老僧，我分明看见一行混浊的老泪顺着那饱经风霜的脸慢慢地爬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急不可待地就着路边的灯光，拆开老板赏的红包。那里面是三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三百元啊，足够两个人返乡的路费了。我的眼泪哗哗直流，我仿佛闻到了老家黄土地的气息；我仿佛听到茶社里不时传出的乡亲们开心的欢笑声……

回到出租屋时，就假妞一人在家。问他黑三呢，他说黑三和他一起出去后就分开了。黑三把钱全部给了他就一个人走了。黑三给假妞说他要出去借钱，晚上可能不回来了，叫我们不要等他。

第二天黑三还是没有回来。天黑时五叔数着这两天挣来的钱说，差不多有六百了，车票钱是够了，就是路上没吃饭的钱。问我们是要在这再呆上一天赚一点路上的饭钱，还





是在路上饿上个两天一夜。我和假妞异口同声地说，宁愿在路上饿着也要早点回去。可是黑三还没有回来啊。这熊人，我在心里骂他。我对五叔说要不要出去找找他。五叔说上哪找啊，宁可晚回一天，也但愿黑三不要出个什么事情。说话的时候就听见出租屋前有摩托车的声响自远而近停在我们的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穿警服的男人，手里拎着黑漆漆的警棍。他们站在门口问我们是不是刘三黑的亲属，他们一边问着话一边用手上的警棍敲打着他们的左手。看见他们时我的腿就软了，黑三出事了，是不好的事情，是不好的大事情。我在心里绝望地喊着。

五叔缓缓地站起身来，点了点头。“他怎么了？”五叔问。

他和几个四川佬一起偷盗自行车，在派出所关着呢。

我们走到镇派出所时，天完全黑透了。一只冰冷的手铐刺眼地扣在黑三的手上，和屋内的柱子连在一起。黑三半跪半站的姿势看起来叫人难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身上的白布衫已是脏污不堪，隐约能看见一些血色染在上面。看见我们，黑三把头深深地低下，这就让他的后颈完全暴露在五叔的手掌之下。五叔走上前去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黑三的后颈上立时起了五道粗犷的指印。

我们用六百块钱把黑三赎了回来，本来他们是要一千的。看我们实在是榨不出油的主，也就高抬了贵手。走在路上时，大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了。偶尔有车辆快速地从我们身边驰过，一眨眼就没了踪影。身边的路灯不怀好意地笑着，它们把我们的影子任意地拉长、扭曲和变形，这就让我们的影子看起来十分的恐怖。我们四个人紧紧地走在一起，确切地说是我和五叔搀着黑三在走，假妞紧张地拉着我的衣服。黑三说他的腿在里面被打伤了，我们掀起他的裤子，看见小腿肿得老高。五叔恨恨地骂了声畜生。



短短的几里路我们就这样相搀着走了很久，到出租屋时能隐约听见远处传来早起公鸡的打鸣声。我们都没有睡意，也没点灯，就靠在打好的行李包上像四根因为地基不稳就要歪倒的柱子。黑暗中，弦声和五叔那嘶哑的嗓音像是一群呱呱叫着的大雁，向我们远在三千里外的家乡飞去：

这天恋地，地恋天，龙恋百海虎恋山。

这人恋家，家恋人，狗恋穷家不咬人。

.....

## 四

离刘三炮叫我们回去的日子就剩下两天了。

来日早早的，我看见五叔在一遍一遍地往他那紫檀木弦子上打着黄蜡。他用一条雪白的毛巾从上到下仔细地擦拭着弦子的每一个细部，像给一匹要上战场的宝马洗浴。他的口中唠唠叨叨的，又像是有一个母亲不忍心看着出嫁的女儿远去他乡，不停地交待着什么。他的神情凝重，犹如生离死别。做完这一切时，五叔就背着弦子出去了，他没有叫醒我们，就一个人走了。

五叔回来时，我发现他那把紫檀木弦子不见了。五叔两手空空的回来了，我的心就一下子揪在一起。五叔走后我就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只是我实在是不想把现实想得太过残酷。

“弦子呢？”我问五叔。

“弦呢？”三黑和假妞也问。

五叔缓缓地从怀中摸出一张当票，说：日后你们要是谁有啥门路了，再帮五叔赎回来……





我们背着行李向车站走去。异乡的土地上络绎不绝地走着陌生的人们。我们就要踏上返乡的路途，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我们的心情刚开始就像一只涨满空气的大气球，圆润而又饱满，它想飞上天空。可是它却被这里那里，那些看不见的枝枝节节戳得满身疮痍，最终伤痕累累无疾而终。有时我甚至会恨起刘三炮来，好像他是这一切不幸的魁首。我知道我恨得牵强附会和毫无理由，可是我不知道除了能恨恨他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

火车站上的人很多，我们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

五叔说：“你们呆这，别乱跑，我去买票。”

话刚说完，黑三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咳出一口痰，那痰中带血。五叔心疼地看了黑三一眼。刚要迈步，就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是个戴红袖章的执勤男人。那男人随手撕下一张发票，面无表情地说，随地吐痰罚款五十。他说这话时，我甚至怀疑他的怀中装着一部复读机：随地吐痰罚款五十，随地吐痰罚款五十……

我们偎缩在广场那个僻静的角落里，本想着可以苟延残喘一下，可是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真的想变成蚂蚁，找个地缝钻进去，以求得一时的安稳。

五叔哀求着那男人：大哥你行行好吧，这娃有病，他不知道咱这城里的规矩，大哥你行行好抬抬手放过我们吧……

那男人还是面无表情地说，随地吐痰罚款五十，又说了句谁是你大哥。

五叔就改口说，长官啊，我们就这一点钱，刚好够回家的路费啊，给你五十，俺们咋回家啊？

长官转过脸也了我们一眼，说：你们这样的人，哪里不是家？掏钱。

我看见五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听见黑三强忍着的咳嗽；我感觉到我和假妞的身子不停地颤抖。五叔从口袋中掏出



一张崭新的百元大票，他冲着蜷缩在角落里的黑三说：黑三，再吐一口。然后他伸出手去，递给那个城里的长官，冷冷地说道：“不用找了。”

一列列火车鸣叫着从我们的面前向我们家乡的方向开去。我却扶着黑三拉着假妞，跟着我们的五叔一步一步地向来路走去。那是向南的方向，是远离我家乡的地方。

